

我們的歌

文・圖／宋久瑩

一個仲夏的夜晚，我出席了一場難忘的音樂之夜。

小提琴緩緩地滑出，透著優雅又古典的深情，隨著歌聲的流轉，我穿梭於時光隧道中，驚歎於音樂如水般的溫柔，卻有排山倒海的震撼力，任憑半個甲子的歲月也抵擋不住一曲校園民歌，30年的光陰倒轉，將我們帶回從前

幾乎遺忘久遠的回憶變得鮮明，心變得柔軟善感，時光倒流帶來幾分忘情、幾分迷醉，許多的歡樂和緬懷

在離開校園30年之後一個夏天的傍晚，我的身邊環繞著一群認識或不認識的校友，或許我們曾經在校園中擦身而過，也許在不同的時刻走進福利社、埋首圖書館。認識與否一點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曾經踩過同一片土地，唱過同一首歌，有過同樣的少年情懷夢想與憧憬，我們走過同一個時代。

小時候隨著母親高唱藝術歌曲和抗戰歌曲，那是生長在戰亂中母親那一代的音樂，母親最愛的一首歌：〈故鄉〉，曲中充滿了對家鄉深摯的懷念和對敵人侵佔虜掠的悲憤；黃友棣的〈杜鵑花〉細訴著烽火中小兒女的愛情，那首首令母親感傷落淚的歌曲，對我而言只是優美的曲調，歌詞也太沈重。中學合唱曲〈當晚霞滿天〉，音樂歌詞美麗動人，當我們唱著：「桃色的雲，漸漸淡了，金色的光，漸漸暗了，水鑽樣的星星，恰似你灼灼慧眼。啊！正如這些星星，你已離我遠去。」，我們唱得溫柔美麗，以為歌中僅僅是描寫黃昏美景和愛戀情懷，成長於太平盛世的我們，不能體會曲中譜寫著戰亂中男兒慷慨請纓報



小提琴開啟仲夏夜音樂會的序幕。

國，戀人相隔兩地彼此的相思和祝福，我們唱不出祖國受難的悲情。

1970-1980年代，戰後在臺灣出生的一代長成了青年，正逢臺灣退出聯合國、臺日斷交、中美建交、釣魚臺事件等等接連發生，激起了年輕人的愛國意識和對國家前途的憂心，青年學子對民族文化和自我追求的熱情被激發了，對於不曾踏過的江山懷抱著思慕的鄉愁和懷古的幽情，1975年楊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《鄉愁四韻》等現代詩譜曲的作品，從此揭開校園民歌序幕。之後是李雙澤唱〈少年中國〉，走出西洋歌曲唱自己的歌，在校園裡點燃了一片民歌運動。校園民歌比我更早進入了大學校園，當我褪下高中制服歡欣雀躍地走進憧憬已久的大學之門時，這首首清新美麗的歌曲配著吉他伴奏，已迴漾在校園的各個角落迎接著我。

於是〈鄉愁〉、〈少年中國〉、〈龍的傳人〉這些以思鄉愛國懷古為主題的歌曲在校園中漫開了，這些歌不像藝術歌曲委婉柔情地敘述愛情和鄉愁，也沒有戰亂流離敵人文掠的悲壯激

情，它們譜出一個不同時代青年的情思。各式民歌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了，題材更加豐富廣泛，內容也逐漸趨向輕鬆和生活化對大自然的懷想、生活記趣、愛情的迷思、親情友情、童年的回憶等等，如詩如畫的歌詞鑲入一首首清新獨持的曲調，每一支歌娓娓訴說著一個故事一種心情，如果細細尋找，總能在一片歌海中覓得青春年華的心境寫真。

校園民歌與我的大學生活緊緊地結合了，與同學們環坐在青綠的草坪上彈吉他唱〈如果〉「如果你 是朝露 我願是那小草」那份痴情的追隨，在離開校園走入現實社會之後，再難保有的傻氣與執著；我們唱〈童年〉和〈捉泥鰍〉初長成的少年少女對天真淘氣的童年時光的懷念；鼻頭角夜遊，躺在大片岩石上望著月亮星星聽海浪拍打礁岩的聲音，我們高唱〈在銀色月光下〉年輕熱情的心對愛情的渴望與追求；還有〈橄欖樹〉中對夢想的追尋；暑假騎機車在山林小徑中奔馳，小白花開得滿山遍野，我們迎風高唱〈野薑花的回憶〉；失戀時低吟〈恰似你的溫柔〉，心中的哀傷似乎也被那溫柔的浪花撫平了；〈阿美阿美〉中年輕男孩對女孩的佻侃捉狹，還有〈下雨天的週末〉、〈秋蟬〉、〈蘭花草〉等等，許許多多數不清唱不完的民歌，歌詞曲調詮釋著我們懵懂的情懷，訴說出我們的心聲情思，這一股音樂的清流伴著我們成長的歲月。啊！我們有了自己的歌！

畢業後來到南加州，走在綠草如茵陽光明媚的校園中，抱著沈重的書本從停車場走過長長的坡地去上課，腳下踩著自己的影子，感到在異域的寂寞孤單。我仰望著天空，長堤大學校園座落於海邊，天空透著海風拂過特有的湛藍，心中默默地輕唱潘月雲的歌，歌詞中「天天天藍，教我不想他也難，不知情的孩子他還要問，妳的眼睛為什麼出汗？」，曲中的「他」是誰？是家鄉？是父母？是戀人？還是校園生活？或是那一段無憂無慮，踩在自己的土地家園的舒心愜意，椰子樹下杜鵑花旁唱校園民歌的時光？思念如潮水般湧上心頭，眼角也是一片溼潤。校園寬廣開闊，草地上閑閑散散坐著躺著金髮碧眼的大學生，有

的讀書有的吃午餐，蔚藍的天空綴著幾片雲彩，蟲鳴蝶舞鳥語花香，好一片校園美景，而我彷彿置身於外，在異地的校園中無人與我同歌，心中默唱校園民歌再不復往日與同窗好友結伴歡唱的心境。

那個年代越洋電話還很貴，在美金台幣1比40的匯率下，很長的一段日子，我的鄉愁曾經像余光中的詩「鄉愁，是一枚小小的郵票，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。」

時光荏苒，我經歷了校園之外的現實人生，披星戴月奔忙於工作與家庭，我仍然唱歌，唱的是哄孩子睡的搖籃曲和童謠。南加州處處是陽光亮麗的海邊，雖不再有銀色的月光下靜聽潮聲的浪漫，夕陽時分陪伴孩子們在金色的沙灘上追逐玩耍，也是另一種可喜的人生；不復享受下雨天的週末的閒情，擔心的是雨天路上塞車，日子被責任義務填得滿滿的，聽的音樂是百老匯的音樂劇、歌劇、西洋歌曲、交響樂，曲曲華麗濃烈充滿激情，那清新純真的校園情懷早已被淡忘，單薄質樸的校園民歌也如同徐志摩的詩〈偶然〉不帶走一片雲彩，輕輕地走遠了

曾看過張曉風女士的一篇談寫作的文章：「一般的人，只有幸 活一生”，而創作的人，卻能 活二生”。第一度的生活是生活本身；第二度則是運用思想再追回它一遍，強迫它複現一遍。萎謝的花不能再豔，磨成粉的石頭不能重堅，寫作者卻能像呼喚亡魂一般把既往的生命喚回，讓它有第二次的演出機緣。」

校園民歌30年前我們曾以年輕純真的心愛過



手握麥克風，唱我們的歌，思緒乘著時光機回到當年。

它唱過它，那時的我們，擁有黑亮的頭髮，光潔的肌膚，燦爛的笑聲，少年的天真，和對未來無限的夢想。

30年後，在一個仲夏的夜晚，我彷彿從一個長長的夢中醒來，聽到久別的歌聲，我環望身邊的一群人，有的熟識有的陌生，不復青春容顏，髮鬢也顯灰白，但是歌聲還是一片真純，笑容也同樣地燦爛。光陰的洗禮，如同釀酒般將我們的情感心境從新鮮的葡萄變成了香醇的美酒，我們的感情更深廣、心靈更豐富，如同作家用文字將

既往的生命喚回，我們用歌聲將逝去的時光與心境重新尋回，搬上中年的人生舞台，再次精采演出。

這一刻，我體會到「活二生」的深意，我們用中年人的深情再唱校園民歌，這喚回的人生不失昔日的熱情，我們比30年前更懂得珍惜感恩，人生旅途中這一段難忘的時光，就像停格的畫面讓人終生懷念。

在這樣美好的夜晚，讓我們並肩坐在一起，唱一首我們的歌 



畢業30年後重聚首，是緣份，也是福份。



宋久瑩小檔案

英文名Joyce Sung，祖籍江西，臺灣臺北出生、成長。1981年從動物學系畢業後赴美，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，取得電腦碩士。從事電腦軟體管理業，於Oracle Corporation Health Science擔任Software Program Manager。旅居美國南加州爾灣，愛好文學、藝術、音樂，畫油畫多年，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，曾獲LAGUNA PLEIN AIR PAINTERS ASSOCIATION AWARD等獎座。也寫散文及短詩，作品多篇刊於美國《世界日報》。